

金瓶梅



下集

暢銷古典小說

三國演義

水滸傳

紅樓夢

聊齋誌異

金瓶梅

西遊記

封神榜

七俠五義

小五義

續小五義

征東征西

五虎平南平西

東周列國

七劍十三俠



隋唐演義

月唐演義

新乾坤印

今古奇觀

岳飛傳

粉粧樓

武則天四大奇案

北宋楊家將

慈雲太子走國

梁天來

七世夫妻

大明英烈傳

官場現形記

唐祝文周全傳

儒林外史

濟公傳

施公案

彭公案

野叟曝言

東南亞、歐、美、加各地均有售

出版 新生出版社 澳門飛長街10號六樓

印刷 大眾印務局 澳門草堆街27號

代理 陳湘記圖書公司 香港活道30號地下 5-732363

PRINTED IN MACAU

全套三冊定價 HK\$28.00

大 古 笑
字 典 笑
足 文 生
本 學 著

真 本

金

瓶

梅

陳湘記書局發行

第六十九回 招宣府初調林太太 麗春院驚走王三官

卻說玳安同文嫂兒到家，平安說：『爹在對門房子裏。』進來稟報。西門慶正在書房中，和溫秀才坐的，見玳安，隨即出來小客位坐下。玳安道：『文嫂兒叫了來，在外邊伺候。』西門慶即令叫他進來。那文嫂悄悄掀開暖簾，進入裏面，向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道：『文嫂，許久不見你。』文嫂道：『小媳婦忙。』西門慶道：『你如今搬在那裏住了？』文嫂道：『小媳婦因不幸爲了場官司，把舊時那房兒棄了，如今搬在大南首王家巷住哩。』西門慶分付道：『起來說話。』那文嫂一面站立在傍邊，西門慶令左右都出去，那平安和畫童，都躲在角門外伺候；只玳安兒影在簾兒外邊聽。西門慶因問：『你常在那幾家大人家走跳？』文嫂道：『就是大街皇親家、守備府周爺家、喬皇親、張二老爹、夏老爹家，都相熟。』西門慶道：『你認的王昭宣府裏不認的？』文嫂道：『是小媳婦定門主顧，太太和三娘常照顧我的花翠。』西門慶道：『你既相好，我有樁事兒央及你，休管阻了我。』向袖內取出五兩一錠銀子與他，悄悄和他說：『如此這般，你怎的尋個方兒，把他太太吊在你那裏，我會他會兒，我還謝你。』那文嫂聽了，哈哈笑道：『是誰對爹說來，你老人家怎的曉得來？』西門慶道：『常言，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我怎得不知道！』文嫂道：『若說起我這太太來，今年屬豬，三十五歲，端的上等婦人，百伶百俐，只好像三十歲的；他雖是幹這營生，好不幹的細密，就是往那裏去，許多伴當跟隨，逕路兒來，逕路兒去，三老爹在外爲人做人，他怎在人家落腳？這個人傳的訛了。倒是他家裏深宅大院，一時三老爹不在，藏掖個兒去，人不知，鬼不覺，倒還許。若是小媳婦那裏，窄門窄戶，敢招惹這個事！就是爹賞的這銀子，

小媳婦也不敢領去，寧可領了爹言語，對太太說就是了。『西門慶道：『你不收，便是推托，我就惱了；事成，我還另外賞幾個綢緞你穿。』文嫂道：『愁你老人家沒有怎的，上人着眼，就是福星臨！』磕了個頭，把銀子接了。說道：『待小媳婦悄悄對太太說，來回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當件事幹，我這裏等着，你來時只在這裏來就是了。我不使小廝去了。』文嫂道：『我知道，不在明日，只在後日，隨早隨晚討了示下，就來了。』一面走出來，玳安道：『文嫂，隨你罷了，我只要你一兩銀子，也是我叫你一場，你休要獨吃。』文嫂道：『獼猴兒，隔牆掠篋，還不知仰着合着哩。』於是出門，騎上驢子，他兒子籠着，一直去了。西門慶和溫秀才坐了一回，良久，夏提刑來，就冠冕着，同往府裏羅同知名喚羅萬象那裏吃酒去了，直到掌燈已後來家。且說文嫂兒拿着西門慶五兩銀子，到家歡喜無盡，打發會茶人散後，至後晌時分，走到昭宣府宅裏，見了林太太，道了萬福，林氏便道：『你怎的這兩日不來看看我？』文嫂便把家中會茶，趕臘月要往頂上進香一節，告訴林氏。林氏道：『你兒子去，你不去罷了。』文嫂兒道：『我如何得去，只叫文縉帶進香去罷了。』林氏道：『等臨期我送些盤纏與你。』文嫂便道：『多謝太太布施。』說畢，林氏叫他近前烤火，丫鬟拿茶來吃了。這文嫂一面吃了茶，問道：『三爹不在家了？』林氏道：『他又兩夜沒回家，只在裏邊歇哩，逐日搭着這夥人，只眠花臥柳，把花枝般媳婦兒丟在房裏，通不顧，如何是好？』文嫂又問：『三娘怎的不見？』林氏道：『他還在房裏未出來哩。』這文嫂見無人，便說道：『不打緊，太太寬心，小媳婦有個門路兒，管他打散了這夥人，三爹收心，也不再進院子了，太太容小媳婦便敢說，不容便不敢說。』林氏道：『你說的話兒那遭兒我不依你來？你有話只顧說不妨。』這文嫂方說道：『縣門前西門大老爹，如今現

在提院做掌刑千戶，家中放官吏債，開四五處舖面，緞子舖、生藥舖、細絹舖、絨線舖，外邊江湖，又走標船，揚州與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蠟，影計主管約有數十；東京蔡太師是他乾爺，朱太尉是他衛主，翟管家是他親家，巡撫、巡按都與他相交，知府、知縣是不消說；家中田連阡陌，米爛成倉；身邊除了大娘子，乃是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填房與他爲繼室，只成房頭穿袍兒的，也有五六個，以下歌兒舞女、得寵侍妾，不下數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今老爹不上三十一二年紀，正是富年漢子，大身材，一表人物，雙陸、象棋，無所不通，蹴鞠、打毬，無所不曉，諸子百家，拆白道字，眼見就會，端的擊玉敲金，百伶百俐。聞知咱家乃世代簫纓人家，根基非渠，又見三爹在武學肄業，也要來相交，只是不會會過，不可來的。昨日聞知太太貴誕在邇，又四海納賢，他一心要來與太太拜；小媳婦便道，初會怎驟然請見的，待小的達知老太太，討個示下，來請老爹相見。今老太太不但結識他來往相交，只央浼他把這千人斷開了，須玷辱不了咱家門戶。』林氏被文嫂這篇話，說的心中迷留模亂，便向文嫂兒計較道：『人生面不熟，怎好遽然相見？』文嫂道：『不打緊，等我對老爹說，只說太太先央浼他，要到提刑院遞狀，告引誘三爹這起人，預先請老爹來，私下先會一會，此計有何不可？』說得林氏心中大喜，約定後日晚夕等候。這文嫂討了婦人示下歸家，走來西門慶宅內。西門慶正在對門書院內坐的，忽玳安報文嫂來了。西門慶聽了，即出小客位，令左右放下簾兒。良久，文嫂進入裏面，瞧了頭。玳安知局，就走出去了。文嫂便怎的說動林氏，誇獎老爹人品家道，怎樣結識官府，又怎的仗義疎財，風流博浪，說得他千肯萬肯，約定明日晚間三爹不在家，家中設席等候，假以說人情爲繇，暗中相會。西門慶聽了，滿口歡喜，又令玳安拿了兩疋紬緞賞他。文嫂道：『爹明日要去，休要早了，直到掌燈

，街上人靜時，打他後首扁食巷中，他後門傍，有個住房的段媽媽，我在他家等着，爹只使大官兒彈門，我就出來，引爹入港，休令左近人知道。』西門慶道：『我知道，你明日先去，不可離寸地，我也依期而至。』說畢，文嫂拜辭出門，又回林氏話去了。西門慶那日，歸李嬌兒房中宿歇，一宿無話，巴不到次日，培養着精神。午間，戴着白忠靖巾，便同應伯爵騎馬往謝希大家吃生日酒的。西門慶吃了幾杯酒，約掌燈上來，就逃席走出來了，騎上馬，飛安、琴童兩個小廝跟隨。那時約十九日，月色朦朧，帶着眼紗，繇大街抹過，逕穿到扁食巷王昭宣府後門來。那時才上燈一回，街上人初靜之後，西門慶離他後門半舍，把馬勒住，令玳安先彈段媽媽家門。原來這媽媽，就住着王昭宣家後房，也是文嫂舉薦，早晚看守後門，開門關戶，但有入港，在他家落腳做窩。文嫂在他屋裏，聽見彈門，連忙開門，見西門慶來了，一面在後門裏，等的西門慶下了馬，除去眼紗兒，引進來。分付琴童牽了馬，往對門人家西首房簷下那裏等候；玳安便在段媽媽屋裏存身，這文嫂一面請西門慶入來，便把後門關了，上了栓，繇夾道進內，轉過一層羣房，就是太太住的五間正房，傍邊一座便門閉着，這文嫂輕輕敲門環兒，原來有個聽頭。少頃，見一丫鬟出來，開了雙扉，文嫂導引西門慶到後堂，掀開簾櫳，只見裏面燈燭煒煌，正面供養着他祖爺太原節度頒陽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圖，穿着大紅團袖蟒衣玉帶，虎皮交椅坐着，觀看兵書，有若關王之像，只是髯鬚短些；迎門朱紅匾上，寫着『節義堂』三字；兩壁隸書一聯：『傳家節操同松竹，報國勲功並斗山。』西門慶正觀看之間，只聽得門簾上鈴兒響，文嫂從裏拿出一盞茶來，與西門慶吃。西門慶便道：『請老太太出來拜見。』文嫂道：『請老爹且吃過茶着，剛才稟過，太太知道了。』不想林氏悄悄從房門簾裏，望外觀看，見西門慶身材凜凜，一表人物，頭戴白緞忠靖冠，貂鼠

暖耳，身穿紫羊絨鶴氅，腳下粉底皂靴，就是個：

富而多詐奸邪輩，壓善欺良酒色徒。

林氏一見滿心歡喜。因悄悄叫過文嫂來，問他戴的孝是誰的，文嫂道：『是他第六個娘子的孝，新近九月間沒了，不多些時；饒少殺，家中如今還有一巴掌人兒；他老人家，你看不出來，出籠兒的鶻鶻，也是個快鬥的。』這婆娘聽了，越發歡喜無盡。文嫂催逼他出去，婦人道：『我羞答答，怎好出去？請他進來見罷。』文嫂一面走出來，向西門慶說：『太太請老爹房內拜見哩。』於是忙掀門簾。西門慶進入房中，但見簾幕垂紅，氍毹鋪地，麝蘭香靄，氣暖如春，綉榻則斗帳雲橋，錦屏則軒轅月映。婦人頭上戴着金絲翠葉冠兒，身穿白綾寬袖襖兒，沉香色遍地金粧花緞子鶴氅，大紅宮錦寬欄裙子，老鶴白綾高底鞋兒，就是個綺閣中方便的嬌娘，深閨內歡喜的菩薩。西門慶一見，便躬身施禮，說道：『請太太轉上，學生拜見。』林氏道：『大人免禮罷。』西門慶不肯，就側身磕下頭去，拜兩拜，婦人亦敘禮相還。拜畢，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林氏就往下邊梳背炕沿，斜簽相陪。文嫂又早把前邊儀門閉上了，已無一個僕人在後邊，三公子那邊角門也關了。一個小丫鬟，名喚芙蓉，拿茶上來，林氏陪西門慶吃了茶。文嫂就在傍說道：『太太久聞老爹執掌刑名，敢使小媳婦請老爹來，央煩樁事兒，未知老爹可依允不依？』西門慶道：『不知老太太有甚麼事分付？』林氏道：『不瞞大人說，寒家雖世代做了這昭宣，不幸夫主去世年久，家中無甚積蓄，小兒年幼優養，未曾考襲，如今雖入武學肄業，年幼失學，外邊有幾個奸詐不良的人，日逐引誘他在外嫖酒，把家事都失了。幾時欲待要往公門訴狀，誠恐拋頭露面，有失先夫名節，今日敢請大人至寒家，訴其衷曲，就如同遞狀一般；望乞大人千萬留情，把這千人怎生處斷開了，使小

兒改過自新，專習功名，以承先業，實出大人再造之恩，妾身感激不淺，自當重謝。』西門慶道：『老太太怎生這般說，尊家乃世代簪纓，先朝將相，令郎既入武學，正當努力功名，承其祖武；不意聽信遊食所哄，流連花酒，實出少年所爲；太太既分付，學生到衙門裏，卽時把這千人處分懲治，庶可杜絕將來。』這婦人聽了，連忙起身，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容日妾身致謝大人。』西門慶道：『你我一家，何出此言？』說話之間，彼此眉目顧盼留情。不一時，文嫂放桌兒擺上酒來。西門慶故意辭道：『學生初來進謁，倒不曾送禮來，如何反承老太太盛情留坐？』林氏道：『不知大人下降，沒作整備，寒天聊具一杯水酒，表意而已。』丫鬟篩上酒來，端的金壺斟美釀，玉盞貯佳餚，林氏起身捧酒。西門慶亦下席道：『我當先奉老太太一杯。』文嫂兒在傍揀口說道：『老爹不消遞太太酒，這十一月十五日，是太太的生日，那日送禮來與太太祝壽就是了。』西門慶道：『呵呀，早是你說，今日是初九，差六日，我在下一定來與太太登堂拜壽。』林氏笑道：『豈敢勞動大人！』須臾，大盤大碗，就是十六碗美味佳餚，旁邊銀燭高燒，下邊金爐添火，交杯換盞，行令猜枚，笑雨嘲雲，酒爲色膽。看看飲至蓮漏已沉，窗月倒影之際，文嫂已過一邊，連次呼酒不至。西門慶見左右無人，漸已促席而坐，言頗涉邪，婦人則笑而不言，遂成好事。及至西門慶告辭起身，婦人挽留不已，叮嚀頻囑，西門慶躬身領諾，謝擾不盡，相別出門，婦人送到角門首回去了。文嫂先開後門，呼喚玳安、琴童，牽馬過來，騎上回家。街上已喝號提鈴，更深夜靜，但見一天霜氣，萬籟無聲，西門慶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西門慶到衙門中發放已畢，在後廳叫過該地方節級緝捕，吩咐如此這般，王昭宣裏三公子，看有甚麼人勾引？他院中在何人家行走？卽查訪出名字來，報我知道。因向夏提刑說：『王三公子甚不學好，昨日他母親

再三央人來對我說，倒不關他兒子事，只被這干光棍勾引他，今若不痛加懲治，將來引誘壞了人家子弟。』夏提刑道：『長官所見不錯，必該治他。』節級緝捕領了西門慶鈞語，當日即查訪出各人名姓來，打了案件，到後晌時分，來西門慶宅內，呈遞揭帖。西門慶見上面有孫寡嘴、祝實念、小張閒、聶鉞兒、向三、于寬、白回子、樂婦是李桂姐、秦玉芝兒，西門慶取過筆來，把李桂姐、秦玉芝兒並老孫、祝實念名字，都抹了；吩咐這小張閒等五個光棍，即與我拿了，明日早帶到衙門裏來。衆公人應諾下去，至晚，打聽王三官衆人都在李桂姐家吃酒，踢行頭，都埋伏在房門首；深更時分，剛散出來，衆公人把小張閒、聶鉞、于寬、白回子、向三五人都拿了。孫寡嘴與祝實念，扒李桂姐後房去了；王三官藏在李桂姐牀底下，不敢出來。桂姐一家，說的捏兩把汗，更不知是那裏的人，亂央人打聽實信。王三官躲了一夜，不敢出來。李家鴿子又恐怕東京下來拿人，到五更時分，攛掇李銘，換了衣服，送王三官來家。節級緝捕，把小張閒等拿在聽事房，吊了一夜。到次日早晨，西門慶進衙門，與夏提刑陞廳，兩邊刑杖羅列，帶人上去，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得皮開肉綻，鮮血送流，響聲震天，哀號慟地。西門慶囑付道：『我把你這起光棍，專一引誘人家子弟，在院裏幫嫖，不守本分，本當重處，今姑從輕，責你這幾下兒；再若犯在我手裏，定然枷號在院門首示衆。』喝令左右扞下去。衆人望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兩位官府發放事畢，退廳吃茶。夏提刑因說起昨日京中舍親崔中書那裏書來，說衙門中考察本上去了，還未下來哩；今日會了長官，咱倒好差人往懷慶府同僚林蒼峰那裏，打聽打聽消息去，他那裏臨京近。西門慶道：『長官所見甚明。』即喚走差的上來吩咐：『與你五錢銀子盤纏，即拿俺兩個拜帖，到懷慶府提刑林千戶老爹那裏，打聽京中考本示下，看經歷司行下照會來不會？務要打聽的實來回報。』

『那人領了銀子拜帖，又到司房結束行裝，討了四馬，長行去了。兩位官府才起身回家。卻說小張開等從提刑院打出來，走在路上，各人思想，更不料今日受這場虧，是那裏藥線？互相埋怨。小張問道：『莫不還是東京那裏的消息？』白回子道：『不是，若是那裏消息，怎肯輕饒善放？』常言說得好，乖不過唱的，賊不過銀匠，能不過架兒，聶鉞兒一口就說道：『你每都不知道，只我猜得着，此一定是西門官府和三官兒上氣，囑請他表子，故拿俺每煞氣；正是龍門虎傷，苦了小獐！』小張問道：『列位倒罷了，只是苦了我在下了，孫寡嘴、祝麻子都跟着，只把俺每頂缸。』于寬道：『你怎的說渾話，他兩個是他的朋友，若拿來跪在地下，他在上面坐着，怎生相處？』小張問道：『怎的不拿老婆？』聶鉞道：『兩個老婆，都是他心上人，李家桂姐是他的表子，他肯拿來？也休怪人，是俺每的晦氣，偏撞在這網裏！才夏老爹怎生不言語，只是他說話？這個就現出情弊來了。如今往李桂姐家尋王三官去，白爲他打了這一屁股瘡來，不成便罷了，就問他要幾兩銀子盤纏，也不吃家中老婆笑話。』於是逕入勾欄，見李桂姐家門關的鐵桶相似，叫了半日，丫頭隔門問是誰；小張問道：『是俺每，尋三官兒說話。』丫頭回說：『他從那日半夜就回家去了，不在這裏，無人在家中，不敢開門。』這衆人只得回來，到王昭宣府內，逕入他客位裏坐下。三官聽見衆人來尋他，諕得躲在房裏，不敢出來。半日使出小廝永定兒來說，俺爹不在家了。衆人道：『好自在性兒，不在家了，往那裏去了？快叫將來，』于寬道：『實和你說了罷，休推睡裏夢裏，剛才提刑院打了俺每，押將出來，如今還要他正身見官去哩。』擡起腿來與永定瞧，教他進裏面去說，爲你打俺每，有甚要緊，一個個都躺在轎上，聲疼叫喊。那王三官兒越發不敢出來，只叫：『娘怎麼樣兒，如何救我則可？』林氏道：『我女婦人家，如何尋人情去救得？』

『求了半日，見外邊衆人等得急了，要請老太太說話。那林氏又不出去，只隔着屏風說道：『你每略等他等，委的在莊上，不在家了，我這裏使小廝叫他去。』小廝問道：『老太太快使人請他來，這個鄉子終要出膿，只顧膿着不是事；俺每爲他連累打了這一頓，剛才老爹吩咐押出俺每來要他，他若不出來，大家都不得清淨，就弄的不好了。』林氏聽言，連忙使小廝拿出茶來與衆人吃。王三官號的鬼也似，逼他娘尋人情直到至急之處，林氏方才說道：『文嫂他只認得提刑西門官府家，昔年曾與他女兒說媒來，在他宅中走的熟。』王三官道：『就認的西門提刑也罷，快使小廝請他來。』林氏道：『他自從你前番說了他，使性兒一向不來走動，怎好又請他？他也不肯來。』王三官道：『好娘，如今事在至急，請他來，等我與他陪個禮兒便了。』林氏便使永定兒，悄悄打後門出去，請了文嫂來。王三官再三央及他，一口一聲只叫文媽：『你認的提刑西門大官府，好歹說個人情救我。』這文嫂故意做出許多喬張致來，說道：『舊時雖故與他宅內大姑娘說媒，這幾年誰往他門上走，大人家深宅大院，不去纏他。』王三官連忙跪下說道：『文媽，你救我，我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那幾個人在前邊，只要出官，怎去得？』文媽只把眼看他娘，他娘道：『也罷，你便替他說罷了。』文嫂道：『我獨自個去不得，三叔，你衣巾着，等我領你親自到西門老爹宅上，你自拜見央浼他，等我在傍再說，管情一天事就了了。』王三官道：『現今他衆人在前邊催逼甚急，只怕一時被他看見怎了？』文嫂道：『有甚難處勾當，等我出去安撫他，再安排些酒肉點心茶水，哄他吃着，我悄悄領你從後門出去幹事回來，他便也不知道。』這文嫂一面走出前廳，向衆人拜了兩拜，說道：『太太教我出來，多上覆列位哥每，本等三叔往莊上去了，不在家，使人請去了，便來也；你每略坐坐兒，吃打受罵，連累了列位，誰人不吃鹽』

米，等三叔來，教他知遇你們；你們千差萬差，來人不差，恆屬大家只要圖了事，上司差派，不繇自己，有了三叔出來，一天大事都了了。』衆人聽了，一齊道：『還是文媽見的多，你老人家早出來，說恁句有南北的話兒，俺每也不急的要不的，執殺法兒，只回不在家，莫不俺每自做出來的事？你怎帶累俺每吃官棒，上司要你，假推不在家，吃酒吃肉，教人替你不成？文媽，你是曉道理的，你出來，俺每還透個路兒與你，破些東西兒，尋個分上兒說說，大家了事；你不出來見俺每，這事情也要消繳，一個緝捕問刑衙門，平不答的就罷了？』文嫂兒道：『哥每說的是，你每略坐坐兒，我對太太說，安排些酒飯兒管待你每，你每來了這半日，也餓了。』衆人都道：『還是我的文媽知人苦辣，不瞞文媽說，俺每從衙門裏打出來，黃湯兒也沒曾嚐着哩。』這文嫂走到後邊，一力攬掇，打了二錢銀子酒，買了一錢銀子點心，豬羊牛肉，各切幾大盤，拿將出去，一壁哄他衆人在前邊，大酒大肉吃着。這王三官儒巾青衣，寫了揭帖，文嫂領着，帶上眼紗，悄悄從後門出來，步行逕往西門慶家來。到了大門首，平安兒認的文嫂，說道：『爹才在廳上進去了，文媽有甚話說？』文嫂遞與他拜帖，說道：『哥哥累你，替他稟稟去。』連忙問王三官要了二錢銀子遞與他。那平安兒方進去，替他稟知西門慶。西門慶見了手本拜帖上寫着眷晚生王案頓首百拜，一面先叫進文嫂，問了回話，然後才開大廳楊子門，使小廝請王三官進去。西門慶頭戴忠靖巾，便衣出來迎接，見王案衣巾進來，故意說道：『文嫂怎不早說？我褻衣在此！』便令左右取我衣服來。慌的王三官向前攔住道：『尊伯請便，小侄敢來拜瀆，豈敢動勞！』至廳內，王三官務請西門慶轉上行禮。西門慶笑道：『此是舍下。』再三不肯。西門慶居先拜下去，王三官說道：『小姪有罪在身，久仰，欠拜。』西門慶道：『彼此少禮。』王三官因請西門慶受禮，說道：

『小姪人家，老伯當得受禮，以恕拜遲之罪。』務讓起來，受了兩禮。西門慶讓坐，王三官又讓了一回，然後挪座兒斜簽坐的。少頃，吃了茶，王三官向西門慶說道：『小姪有一事，不敢奉瀆尊嚴。』因向袖中取出揭帖遞上，隨即離坐跪下。被西門慶一手拉住，說道：『賢契有甚話，但說何害！』王三官就說：『小姪不才，誠爲得罪，望乞老伯念先父武弁一派之臣，寬恕小姪無知之罪，完其廉恥，免令出官，則小姪垂死之日，實再生之年也，啣結圖報，惶恐惶恐！』西門慶展開揭帖，上面有小張開等五人名字，說道：『這起光棍，我今日衙門裏已各重責發落，饒恕了他，怎的又央你去？』王三官道：『他說老伯衙門中責罰了他，押出他來，還要小姪見官，在家百般辱罵，喧嚷索詐銀兩，不得安生，無處控訴，特來老伯這裏請罪。』又把禮帖遞上。西門慶一見，便道：『豈有此理！這起光棍可惡，我倒饒了他，如何倒往那裏去攪擾？』把禮帖還與王三官收了道：『賢契請回，我且不留你坐，如今說差人拿這起光棍去，容日奉招。』王三官道：『豈敢，蒙老伯不棄，小姪容當叩謝。』千恩萬謝出門。西門慶送至二門首，說：『我褻衣不好送的。』那王三官自出門，還帶上眼紗，小廝跟隨去了。文嫂還討了西門慶話，西門慶吩咐，休要驚動他，我這裏差人拿去。這文嫂同王三官暗暗到家。不想西門慶隨即差了一名節級、四個排軍，走到王昭宣宅內。那起人正在那裏飲酒喧鬧，被公人進去，不絲分說，都拿了，帶上鎖子。說得衆人面如土色，說道：『王三官幹的好事，把俺每穩住在家，倒把鋤頭反弄俺每來了！』那個節級排軍罵道：『你這廝還胡說，當的甚麼，各人到老爹跟前哀告，討你那命是正經！』小張開道：『大爺教道的是。』不一時都拿到西門慶宅門首，門上排軍並平安兒，都張着手兒要錢，才替他稟。衆人不免脫下褶兒，並拿頭上簪圈下來，打發停當，方才說進去。半日西門慶出來坐廳，節

級帶進去，跪在廳前。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我倒將就了你，你如何指稱我衙門，往他家嚇詐去？實說，詐了多少錢？若不說，』令左右：『拿拶子與我着實拶起來。』當下只說了聲，那左右排班登時拿了五六把新拶子來伺候。小張閒等只顧叩頭哀告道：『小的每並沒嚇詐分文財物，只說衙門中打出來，對他說聲，他家拿出些酒食來，管待小的每並沒需索他的。』西門慶道：『你也不該往他家去，你這些光棍，設騙良家子弟，白手要錢，深爲可恨；既不肯實供，都與我帶了衙門裏收監，明日嚴審取供，枷號示衆。』衆人一齊哀告哭道：『天官爺，超生小的每罷，小的再不敢上他門纏擾了！休說枷號，這一送到監裏去，冬寒時月，小的每都是死數！』西門慶道：『我把你這起光棍，饒出你去，都要洗心改過，務要生理，不許你挨坊靠院，引誘人家子弟，詐騙財物，再拿到衙門裏來，都活打死了！』喝令扞出去。那衆人得了個性命，往外飛跑，正是：

敲碎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

西門慶打發了衆人去，回至後房。月娘問道：『這是那個王三官兒？』西門慶道：『此是王昭宣府中三公子，前日李桂兒爲這場事就是他；今日賊小淫婦兒不改，又和他纏，每月三十兩銀子，教他包着，嗔道一向只哄着我。不想有個底腳裏人兒又告我說，教我差幹事的拿了這千人到衙門裏，都夾打了。不想這千人又到他家裏嚷賴，指望要詐他幾兩銀子，言說衙門中要他，他從沒見官，慌了，央文嫂拿五十兩禮帖來，求我說人情；我剛才把那起人又拿了來，打發了一頓，替他杜絕了。人家倒運，偏生這樣不肖子弟出來，他家祖父，何等根基，又做昭宣，他又現入武學，放着那功名兒不幹，家中丟着花枝般媳婦兒不去理論，白日黑夜，只跟着這夥光棍在院裏嫖，算今年不上二十歲，年小小兒的，通不成器！』月娘道：『你

乳老鴉笑話豬兒足，原來燈臺不照自。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這井裏水，無所不爲，清潔了些甚麼兒？還要禁人！」幾句說的西門慶不言語了。正擺上飯來吃，來安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吩咐：『請書房裏坐，我就來。』王經連忙開了廳上書房門，伯爵進裏面坐了。良久，西門慶出來，聲喏畢，就坐在炕上兩個說話。伯爵道：『哥，你前日在謝二哥家，怎老早就起身？』西門慶道：『我連日有勾當，又考察在途，差人東京打聽消息，我比你每閒人兒？』伯爵又問：『哥，連日衙門中有事沒有？』西門慶道：『事那日沒有。』伯爵又道：『王三官兒說哥衙門中，把小張閒他每五個，初八日晚夕在李桂姐屋裏，都拿的去了，只走了老孫、祝麻子兩個，今早解到衙門裏，都打出來了，衆人都往昭宣府繼王三官去了，怎的還瞞着我不說？』西門慶道：『傻狗才，誰對你說來？你敢錯聽了，恐不是我衙門裏，敢是周守備府裏？』伯爵道：『守備府中那裏管這閑事！』西門慶道：『只怕是東京提人？』伯爵道：『也不是，今早李銘對我說，那日把他一家子，說的魂也沒了，李桂兒至今說的睡倒了，還沒曾起炕兒，怕又是東京下來拿人；今早打聽，方知是提刑院拿人。』西門慶道：『我連日不進衙門，並不知道。李桂兒既賭過誓不接他，隨他們亂去，又害怕睡倒怎的？』伯爵見西門慶迸着臉兒待笑，說道：『哥，你是個人，連我也瞞着起來？今日他告我說，我就知道哥的情，怎的祝麻子、老孫走了，一個緝捕衙門，有個走脫了人的？此是哥打着綿羊駒也戰，使李桂兒家中害怕，知道哥的手段，若都拿到衙門去，彼此絕了情意，都沒趣了；事情許一不許二，如今就是老孫、祝麻子，見哥也有幾分慚愧，此是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計策。休怪我說，哥這一着做的絕了，這一個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若明逞了臉，就不是乖人兒了，還是哥智謀大，見的多。』幾句說的西門慶撲吃的笑了，說道：『我有甚麼

大智謀？』伯爵道：『我猜一定還有底腳裏人兒對哥說，怎得知道這等切？端的有鬼神不測之機。』西門慶道：『傻狗才，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伯爵道：『哥，衙門中如今不要王三官兒罷了？』西門慶道：『誰要他做甚麼？當初幹事的打上事件，我就把王三官、祝麻子、老孫並李桂兒、秦玉芝名字都抹了，只拿幾個光棍來打了。』伯爵道：『他如今怎的還纏他？』西門慶道：『我實和你說罷，他指望嚇詐他幾兩銀子，不想剛才王三官親上門來拜見，與我磕了頭，陪了不是，我又差人把那幾個光棍拿了，要枷號他，衆人再三哀告，說再不敢上門纏他了。王三官一口一聲稱我是老伯，拿了五十兩禮帖兒，我不受他的，他到明日，還要請我家中知謝我去。』伯爵失驚道：『真個他來和哥陪不是來了？』西門慶道：『我莫不哄你？』因喚王經：『拿王三官拜帖兒，與應二爹瞧！』那王經向房子裏取出拜帖，上面寫着眷晚生王案頓首百拜。伯爵見了，極口稱贊道：『哥的所算，神妙不測！』西門慶分付伯爵，你若看見他每，只說我不知道。伯爵道：『我曉得，機不可泄，我怎肯和他說？』坐了一回，吃了茶，伯爵道：『哥，我去罷，只怕一時老孫和祝麻子摸將來，只說我沒到這裏。』西門慶道：『他就來，我也不見他。』一面叫將門上人來，都分付了：『但是他二人，只答應不在家。』西門慶從此不與李桂姐上門走動，家中擺酒，也不叫李銘唱曲，就着實疎淡了。